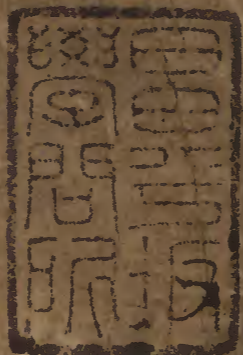


書經講義



內閣文庫			
三三	四八	漢	
函	六九	書	
二一	一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69
冊數	15	(3)
函號	273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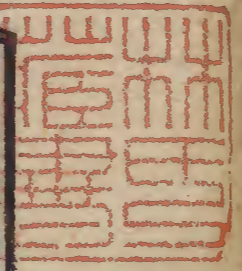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華草文庫

新刊申少師書經講義會編卷之三

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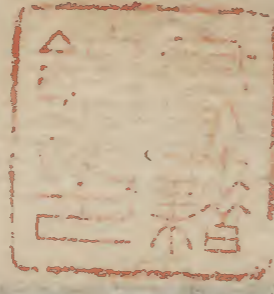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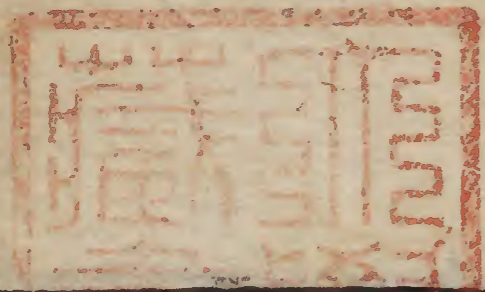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這書紀夏家一代的事蹟故叫做夏書共四篇

禹貢

這一篇記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的事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臣說當時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九州的區域都不辯了禹受命治水乃先分別土地以為冀兗豫青徐揚荆梁雍之九州然後知某



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而施功矣凡水都  
發源干山只為山勢阻塞道路不通所以有懷襄之害禹乃隨山而  
行相其便宜除去障蔽的樹木以通其道路然後知其水為某山  
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為其水所出必須濬治可以因勢而利導矣九  
州既分又須立各州的表識以為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川之  
大者做一州之疆界如某處有某山便可尋衆山之脉絡其水在某  
處便可尋衆水之脉絡而導山道求之功皆可舉矣禹之治水大要  
不出此三件故總揭而言之如此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敷土則疆域辯而九州地勢之高下  
可知隨山川木則便宜審而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定高山大川

則州境別而九州水勢之出入可知三事平者用功非有先後

冀州

此以下是分記九州治水之成功當堯之時水為民患者莫甚于河  
而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水先從此起不言疆  
界者冀州三面抵河觀兗豫雍三州所至便自可見亦所以尊京師  
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言濟河惟兗則知冀在兗之西言荆河惟  
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若書疆  
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  
言之示王者無外也冀州人主百官宗廟所在雖無河患治亦當

先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積石而東流至于龍門有壺口山乃一曲折是河水衝激的去處禹始初便去治他所以殺河勢也自壺口而東流有梁岐二山乃河水經流的去處禹便治梁而至于岐所以開河道也于是冀州無河水之患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謂之始者八年于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篇中凡既字都是已成功之詞梁呂梁山也岐孤岐山也

岐梁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疎壅遏為甚河勢既殺方可施功故禹繼治之二句上下相関蓋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殺河勢實為開河道計也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郡縣之名起于後代作禹貢文字切不可用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太岳汾水出于太原而經于太岳之南者也鯀嘗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

其功而脩之先治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脩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水之患矣因舊治之曰脩高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陽脩太原濬汾水之源也脩岳陽導汾水之流也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脩一地以導汾也言脩以見畿甸之中畎澮井疆無不治也主汾以見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治也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自岳陽而東有單懷之地河水之所衝也清漳濁漳合流之地謂之衡漳河水之所浸也往時河水汎濫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汾既

治禹功可施然後單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衡漳所經凡是平地也都底績與單懷一般蓋至是而冀州之士無不平矣

此記單懷衡漳之成功也河北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謂之單懷底績者水患去而治功可成也衡漳雖水而蒙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也衡漳兼清濁一漳言河自大依北流二漳東流橫注于河故總名衡漳單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

厥土惟白壤

水患既平則土復其常必須辨其色性然後可以教民稼穡而制其

貢賦故辨冀州之土其色則白素繁而不雜也其性則壤柔軟而無塊也一州之土雖未必盡白壤而白壤者居多故以白壤名之教民稼穡因地制宜者不可不先于辨土白其色也壤其性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禹因土宜既辨地利可興遂將九州之田九州之賦總較其多寡肥瘠分為九等于是定冀州之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不同難照常額則間出第一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自治場圃園田之類各有歲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也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及場圃園苑漆林之

所出者賦也錯者間雜之義多者為正少者為雜地力有上下年分有豐歉不欲以一槩之法取之上上錯者言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冀州之賦與他州不同蓋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兼土賦而言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冀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無事于貢篚也大抵水既平而後土得辨其宜土辨其宜而後田賦之等定餘州倣此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也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絡乎恒山而流注

書經卷之四

于東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而地遠不暇先治也今水上悉平于是恒水導之使入沭水衛水導之使入濬沱有相從之勢矣橫跨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河卒難治也今水土皆治而後其地可耕而耘冀州之土無有不平矣  
從是順其正道作是耕治也大陸當西山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會于此為數河水汎濫其間這一項成功最遲故紀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畿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屬夷每年進貢止用皮服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貢異物也

畿內無貢以其為島夷故特紀之熊羆狐狸等獸其皮可以為服海島所產故進之太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邊人非外夷也青之萊夷徐之淮夷皆此類

夾右碣石入于河

王畿在于浦坂東西南三面臨河貢賦轉運都可直達惟北方一帶絕遠諸水皆阻于山不與河通故貢賦之來必自北海入河南面西轉那碣石之山在河口海濱正是他右手轉灣的去處却似夾碣石在右邊的一般所以說夾右碣石入于河入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冀州的事

此記其自海入河之處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其建州實取

轉運之利朝會之便餘州貢賦言達河者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州亦言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是夾掖也言其如在右掖也○按九州之次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

濟河惟兗州

此以下每州都標箇疆界所謂冀高山大川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兗州兗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蓋不止于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河水

經其西北西北蓋未至于河然而此內無可紀者註言至者止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故雖過與不及亦表之以為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是東邊南邊西北倣此是一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一至是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大陸以北到兗州地方為下流之衝其勢愈大為害愈甚禹則當其將入海未入海之處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為九河使都入于海支流既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不復漫流為害矣此治河也既道謂禹新開之道也凡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汎



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曰其道河源只一派惟自天佐以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開八條以殺其怒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并河之本道曰徒駭為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亦勢之必然也○九河之地在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為淪入于海殊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為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支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深故自來瀕河之地每遇水發河必驟盈盈則必決決必弥漫

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河又不容于不徙矣此九河之故迹所以不可復尋也

雷夏既澤

兗州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河水未治濟水因而橫流入于雷夏澤不能受也都汎濫奔潰不知何為雷夏而澤失其為澤矣今九河既治濟水亦治故雷夏亦能畜水成澤不至于溢出而為澤蓋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

此治濟也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豬意講蓋雷夏與濟在一處與天野不同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故曰既澤向已為澤今復舊故曰

既猪

澠沮會同

自河出者為澠自濟出者為沮方河水汎濫之時澠沮小水也都散漫今九河既治故澠沮二水合流為一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一般蓋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二水勢均故曰會同言同之入海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州水患最甚凡是宜桑之土都滄沒了今水落土乾桑樹漸盛可以養蠶而取絲矣往時兗州之民都往高處避水今桑土既蠶由是

都從丘陵下來居于平地不善于卑濕矣兗州之土無不平于此可水患既治地土斯平充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之後得桑而宜蠶故志之下丘居平土獨于此州言之者此州山少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尤為洪水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也此句與既蠶連文者蠶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為就蠶桑也上句言民利興下句言民居真

厥土異墳厥章惟繇厥木惟條

兗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故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土性既復地利可興故其章則繇而蕃茂其木則條而長盛蓋兗州居河下流水未平則為卑濕于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最宜故特舉

以為證也

墳是土脉高起的模樣桑土宅土黑墳絲條皆本水治來九州土田連舉惟充徐揚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居河濟江淮下流其治故志之耳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禹定交州之田則君中下為第六等其賦則是最薄的正額為第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這地土且便不起糾必待耕治下有三年生理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辦納稅糧蓋交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今水患雖既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土宜既辨故定其田賦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作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千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之見聖人雖為足國之計亦不忘足民之心也○賦之薄者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于法之中也入之緩者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于法之外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禹既定田賦之等又制貢物之宜交州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既蠶其地多絲則使之貢絲至于織成文來的幣帛乃絲中之貴重者則又使之盛于篚篚以入貢焉蓋漆所以制器用絲與織文所以備章服皆國用之不可闕者故因其所有而取之

此言其貢篚亦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切不可以貢篚兩平講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其精也精如球琳不入篚可見

浮于濟漯達于河

禹因濟漯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兗州之貢道或去濟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濟以達于河或去漯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漯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兗州的事

此定貢賦之道漯為河之支流濟則入河或浮濟或浮漯從所便也水中行船曰浮因水入水曰達

海代惟青州

這是定青州的境界禹既分了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跨大海西北

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

岱即泰山青州乃形勝富強之地史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即青州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今之遼東可見青州跨海為境

嶠夷既畧

嶠夷在青州極東迫近大海地方最遠施功為難今水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而其地皆已經畧矣遠地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土無不平也

嶠夷東隅出自之地即堯典所記嶠夷不日既作底績而曰既畧者始經畧為之封畛也不可遽以廬舍之類講此記土之平他州

皆先承而後王此以竭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淄澠故先言  
澠淄其道

出箕屋者澠水也出原山者淄水也二水向嘗泛溢今則澠水入海  
淄水入濟各循其故道是青州之水無不平矣青州地雖卑下然去  
海甚近水易歸壑又不當衆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

其道者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澠淄者此外無餘功也  
此記水之平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禹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在海濱則一  
望廣潤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後可定貢賦也

廣是廣潤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以煎鹽去處上句辨一州之土  
下句辨一方之土以白墳為平地之土故可則壤以定田賦以廣  
斥為海濱之土故可因土而貢鹽與海物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州之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為第三等賦居其中上較之九州為第  
四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臬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產的如鹽與細葛并雜出  
的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也岱山之谷所出有絲與  
臬可以為衣服又有鉛與松木怪石可以為器械屋宇萊山夷人牧

放去處出那山祭之絲最是堅韌可為琴瑟之絃繪帛之用者則盛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鹽絺海物通州所出也岱畎以卡各地所出也蔡夷必言作牧因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縷絲也青州貢物皆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聖人制為常貢無異物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為叙而以多寡為叙青州鹽居多故居于先他州做此

浮于汶達于濟

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漂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

濰淄一水不通河惟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由濟可以達河故一州之貢道皆取汶也青州貢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如此○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自元人始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又按國初漕運原不資于黃河有山東諸泉為之命脉然計今漕輓之道南自淮陰北抵天津道路三千餘里而山東泉之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耳當黃河未入運河之時運道命脉全在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而約束之尺寸之水盡為漕用黃河既入運河于是不憂其汎濫則憂其淤塞雖有山東之泉不復為運河之利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為豪強侵占或為砂礫阻塞于是當水涸之時填淤為梗譬猶人身精神愛養則常盈

書經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三  
耗散則隨地無定怪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于徐州遂定其境東有大海則至于海北有岱則至于岱南有淮則至于淮這地方都屬徐州

七州皆一至此獨載三邊者蓋止說海岱便與前青州相同止說淮海便與後揚州相同故云海岱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徐州之水淮沂為天往時都泥濘逆流自禹功既施則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一山向為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而皆得以種藝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可知蒙羽

藝則凡地之高者可知

淮水發源于胎簪山至桐柏而始大實豫之境而于此書乂者淮至徐而大為害喜得其治故記之淮乂而入海凡為川者可知沂乂而入泗凡為浸者可知蒙山山之高者羽山山之卑者凡山言藝亦因山以表地也上句是記水之流者下句是記水之止者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蓋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皆有工夫非謂淮沂乂而蒙羽便享無窮之利也大抵禹身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處往時不免潰決自禹功既施  
于是大野始能空受衆流有蓄有洩而既積矣至于東原之地是大  
野環抱的去處為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積  
則凡水之止者可知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州水土  
無不平治也

水蓄而後流為積濟水至乘氏分流入大野澤是為濟之所絕其  
所聚者大矣東原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  
也底平者水退而底于平上句是水之止者下句是地之平者二  
者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章木漸包

徐州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宜其色則赤其性則黏膩而墳起其章  
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為第一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  
居中中為第五等入土尚稀故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曝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纁縞

禹定徐州之貢物有一州通出的又有各處所產的如土有五色者  
可以建大社封諸侯則制以為貢此一州之所出者如羽山之谷  
出五色的雉鳥其羽可以為旌旄曝山之南出向陽特生的桐樹其



材可以為琴瑟泗水之傍浮出的石制之為磬可以備樂器淮夷之地有蠙珠及魚可以為服飾而供祭器這幾處所有都着他上貢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為冠及齊祭之服黑經白緯之織純白之縞可以為去凶即吉之服亦淮夷之所有者又使之盛于筐篚而入貢焉此皆隨地所出者也

此言徐州之貢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建天社則用以為壇壝建諸侯則以為土封以五方配五色夏翟雉之總名其羽毛五色皆備可以為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桐以孤生向日者為良曰泗濱言在水旁曰浮言水中見石淮夷徐州境內之屬夷非外夷也蠙珠暨魚所以為服飾之用玄之用

有三以之為裘所以祭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所以為首服也織者黑經白緯以為禪服縞者白經白緯以為祥服厥篚鬯是通州所貢不可只帶淮夷一陽至末以禮樂立說

浮于淮泗達于河

禹定徐州之貢道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由灘水以達河或由濟水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都是經理的事此是二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也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灘以達河灘是東路蓋灘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入灘由灘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濟以達河濟是西路蓋濟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天野而受

濟之合者也自泗之上源以溯濟由濟而達河又一道也

淮海惟揚州

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界北面至淮東南二面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會眾水之流跨三州之地往時汎濫平治最難今禹功既施乃能停蓄而且流通不復有橫決之患其水邊州渚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鴈都得其所棲止而各遂其性矣

日行南陸鴈向南飛日行北陸鴈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之者陽鳥之所宜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納三真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曾疏通所以震澤泛漲不能安定自禹功既施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得其所歸于是震澤之水亦有所蓄洩至于安定而不復震蕩矣蓋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莫大于震澤今一水既治則眾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婁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既入謂入于海也震澤其水震蕩而難定故名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為揚南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

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  
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舉一澤以見揚州之成功○三江在今蘇  
州松江府地方婁江與吳淞江即三江之二惟東江不可考震澤  
即太湖縱橫二百八十餘里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宜  
興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其西北則有宣歙金陵九陽  
江之水由宣興百瀆以下其西南則有茗甯諸水由湖州七十二  
港以入而所由以入海者惟吳淞江下路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  
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惟專力濬治吳淞江使全江之力  
上有所承下有所洩且于內地疏濬支河又使得以容受而厚築  
圩岸不使易崩如是而患可去利可興矣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泥塗

揚州水土既平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為可辨篠蕩之竹都布滿  
而發生其草則夭夭而長盛其木則喬然而高竦其地卑濕故其上  
皆是塗泥不<sub>レ</sub>言<sub>レ</sub>色者其色雜也

箭竹曰篠大竹曰蕩夭是少長喬是高充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  
篠蕩者東南之竹箭充美充州言厥草惟夭厥木惟條此變文言  
夭喬者南方地煖故草皆少長而木之上竦塗泥非如黃白之表  
色壤墳之美性也充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此先言草木者揚土  
塗泥有不<sub>レ</sub>盡然者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揚州之土塗泥地最瘠薄故其田則居下為第九等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為第七等間或年分不同又進上第六等以其人功漸脩故也下上與中下異名故變文言上錯也揚州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米皇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宜他種故第為最下也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禹制揚州之貢物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銀銅這三樣可以資國用璫琨似玉之石可以為禮器篠竹可以為箭簜竹可以為樂之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以為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

木可以備棟宇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為一州之貢若海島之夷所貢的是織成的草服盛于筐篚的是織成貝文的裘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為一方之貢凡此皆常歲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裏的則有橘有柚然亦非歲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宴享之事錫與詔命索取方纔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惟金至織貝常貢也厥包句不常貢也惟木以上通一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此節見聖人重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已謹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仁之至義之盡也

浴于江海達于淮泗

禹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浴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達于淮由淮

而達于泗由是或由濰以達河或由濟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  
都是經理揚州的事

順流曰沿逆流曰沂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于海故  
貢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充  
言浮于濟潔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  
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蒙上文也○禹時江淮未通故  
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邗溝築堰  
壅水以行舟與晉會鼂池然後江淮始通今瓜儀淮安壩是也其  
實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則通道原未合流孟子謂禹排淮泗而  
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迹耳

荆及衡陽惟荆州

這是定荆州的疆界禹既分了荆州遂定其境界北抵荆山南盡衡  
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荆州不言衡山而必言衡陽者見荆州之南境  
不但至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衡即南嶽其山最大在南無復踰之者故舉此以表南境所至也  
出于岷山者江也至大別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至大別而會  
于江其勢愈大禹既因其勢而導之由是水順流東下望海而趨  
無復停滯就似諸侯往京師朝見的一般荆州去海尚遠而遽言朝  
宗于海者以禹功既施知其勢所必至也

書經講義卷之八 卷之八  
宗尊也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海水大而江漢小  
以宗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不事而言之也江漢獨書于荊州  
者一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  
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止無所壅下無所洩雖未入海而實有  
奔趨之意重合流上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志江漢也

九江孔殷

九江乃江水之所經也江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其流而合于  
洞庭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橫決之患矣

此治江漢所經之水九江沅漸元辰淑酉澧資湘也其名分為九  
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曰廣方八百里名曰洞庭湖孔是甚殷是正

也九江孔殷由于江漢朝宗

沱潛既道

江之別流曰沱漢之別流曰潛江漢既治于是沱潛二水亦皆各循  
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此治江漢之支流也自江出者為沱自漢出者為潛既道亦本江  
漢朝宗來

雲土夢作以

荆州有雲夢二澤往時江漢諸水未平雲夢之間都被滄沒今水患  
既去于是雲澤相近之地雖未可耕治已都見了乾土夢澤相近之  
地都可耕治不但土見而已蓋雲澤地卑水落稍遲故人土晚夢澤

地高水落在先故人土早也

此記江漢附近之地雲地卑而蕩高故有土作义之分曰覓土則其害漸去曰作义則其利已興亦本江漢治說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土性塗泥與揚州同所以田之等第只高得揚州一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濶而人土又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柅榦栝柏礪砥砮丹惟園籛栝三邦

底貢厥名包園籛茅厥籛文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有羽毛可以為旌旌有齒革可以成車田有金銀銅三品之金可以充國用有柅木之榦可以供武備有栝有柏可以修棟宇

器械之用有石之璽者曰礪有石之細者曰砥可以為磨礪之用有礪可以為矢鏃之用有母砂可以為彩色之用皆制以為貢也有竹之堅者曰籛籛有木曰栝皆可以為矢也此三邦之所產則今擇其有名者而貢焉善景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乃禮神之物也包而又匣之以貢焉致敬也又有文纁二色之幣及珠璣組綬可以為服飾者則入之于篚焉至于九江所出太龜可以占上下若偶得之即納與朝廷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為常貢也

荆貢畧與揚同揚利金錫荆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復勞故各以所善者為先也柅木可作弓榦故曰柅榦栝柏所施者多故不言用揚言惟木木多不勝其名也荆木名之貢止于此也不曰三邦

箇銘枯而曰箇銘枯三邦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納錫是納與朝廷厥貢至璣組常貢也納錫句不常貢也惟箇銘枯二句以戎備言因地而取其良也包匭菁茅以祀事言因物而致其敬也納錫一以見其非常一以見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之貢道先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漢水與洛水不通又從陸路過于洛然後由洛而至于南河楚河則楚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荆州的事

逾是過凡水路不通從陸般運曰逾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三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荆州近于漢者則

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自荆至冀中間還隔豫州

荆河惟豫州

這是定豫州的境界禹既分于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至荆山北至大河這地方都屬豫州

豫于九州為中土在冀河之南南抵南條荆山荆豫皆以荆山為界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川有四曰伊洛瀍澗四水相敵向嘗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之水無不治矣

此記流水有所歸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澧漆沮雖皆入澗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

滎波既豬道清澤被字豬

豫之水有滎焉濟所溢也濟水既治則滎水亦有所蓄而決有波焉洛所經也洛水既治則波水亦有所受而輸故曰既豬河澤濟水所經既豬乃蓄而復流之水往時洪水泛溢不得為澤禹于是又導清澤之餘波以入于孟豬而于孟豬亦能容度又蓋豫州之澤無不治矣

此記豫州之川無不治滎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河澤濟水所經孟豬蓄而復流之水被是餘波所及澤與豬不同澤是水之聚豬一蓄而復流道者自是導清澤道孟豬非重濟也曾氏說被字非

厥土惟壤土墳壚

豫州之土在高處的其性柔細而無塊在低處的其性墳起而疏鬆不言色者其性雜也

此止言土之性而不言色因其土之不同辨其性之不同也他州辨土惟一言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殊一則墳壚與中土之惟壤異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居申上為第四等其賦居申中為第一等而年分不齊間出第一等賦高子田者亦以入功脩也

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等之中若出本等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豫州之貢有漆器用也有臬及絺紵等布服用也其入篚者有黑經白綿之織為禪服之用與精細之繡其待錫命而後貢者有治磬之錯善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為常貢也

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矣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

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錯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為界其入貢之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豫州的事此只言西境東境徑可達河不須浮洛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這是定梁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梁州遂定其境界東至華山之南西至黑水這地方都屬梁州

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為界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曰距于華陽

此內無可書者矣曰據平黑水此外無可紀者矣

岷嶓既藝

岷山乃江水之源嶓冢山乃漢水之源自禹功既施于是汎濫之患盡去而稼穡之功可興一山之間其地皆可種藝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此志江漢之源重在江漢非重在岷嶓也禹導江導漢始此二山沱潛既道

沱乃江之別流潛乃漢之別流禹都加濬治于是二水各有所歸或入于江或入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焉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此志江漢之流重在江漢非重沱潛也導沱潛意亦不可缺○沱

潛一水是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與荊州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舊志在蜀郡郫縣西流入江其一舊志在蜀郡汶江縣東流入江潛水舊志在巴郡宕渠縣西南流入江

蔡蒙旅平

蔡蒙一山之間沫水經流其勢漂疾向嘗為患今水土既平于是遂行旅祭之禮焉一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不治矣

此志沫水也蔡蒙一山沫水實經其間禹之施功為多祭山曰旅獨于梁雍言焉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又獨于蔡蒙荆岐言焉者梁之功終于蔡蒙雍之功始于荆岐也蔡蒙旅則岷嶓可知荆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

和夷底績

和夷地平而險遠向以水患難平成功今則可以經畧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績焉和夷底績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性者其性雜也黎字解做黑字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梁州之田居下上為第七等其賦本居下中為第八等間或一年進而為第七等間或一年降而為九等共為三等蓋地方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凶亦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為常額也  
三錯是三等樣間雜也

厥貢璆鐵銀鏤磬能罷狐狸織皮

以其貢言之有玉磬焉供樂用也有柔鐵焉供器用也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剛鐵焉供器用也有石磬焉供矢用也有石磬焉供樂用也梁州山林為多獸之所走能罷狐狸四獸其毛織之可以為罽其皮製之可以為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為貢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漭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道其可以達河者固不必言乃若西南境之遠者則何如西傾山之南桓水出焉循桓水而來由桓而浮于潛潛與沔不通遂舍舟登陸而逾于沔由沔跋涉而後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由渭而橫截渡河冀州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

的事

此專為梁州西境絕遠者言之其餘可以達河者在所不書橫截渡河曰亂自西傾而至豎明浮于潛水潛即沱潛既道之潛自潛溯流而屆于晉壽界有樣枝津之阻由陸而南歷罌穴而迤邐以接沔沔即漢沔此所謂逾于沔也沔渭不通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襃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至于襃水乃逾襃而暨于衙嶺之南溪乃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渭徑達河故絕流而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這是定雍州的境界禹既分了雍州遂定其境界西面跨過黑水東

面抵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也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得名以此

弱水既西

弱水微弱不能載而且西流此水之異常者禹因其性而導之于是順其故道西入流沙而不復為雍州之患矣弱水水之變者既西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而導之至于合黎入于流沙要明白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出于峴頭山者涇水也出于弦蒲數者汭水也雍州之水莫大于渭禹施導渭之功于是汎濫悉平而衆流俱順涇水西至涇州受汭水南至高陵入渭是涇水上屬于汭下屬于渭彼此聯合而無散漫矣漆水與沮水自華厚合流至朝邑入渭是漆沮二水既歸于渭小大相從而無橫流矣出于終南山者澧水也澧水至咸陽入渭是澧水亦會于渭而渭又入于河則雍州之水無不洽矣

涇水流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汭水故曰涇屬渭汭從是歸從同是會同三條皆主渭說如伊洛瀍澗入于河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雍州諸水既治由是荆岐二山無懷襄之患可行旅祭之禮凡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其間一帶的山都與荆岐一般則雍州之高土無不荆山漆沮經其下岐山涇汭經其傍終南澧水所出惇物澧水所經為鼠渭水所經也終南以下空舉山名蒙上既旅之文也至于字相為首尾之詞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雍州水患既息於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于豬野其間一帶的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土無不平矣地之廣平者為原下濕者為隰此言治水成功自高而下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雍州不特近地底績雖遠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可以居止三苗之  
窺于此地者既已安居樂業亦皆格心向化而大有功敘則雍州之  
遠土無不平矣

三危既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丕敘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因  
意見聖人黜惡以遠為爵經理則不以遠為間宅是造廬舍定疆  
場敘是遷善改過革其凶頑

厥土惟黃壤

土以黃為正色壤為常性今雍州之土色黃而性壤土之最美者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雍州土惟其得色性之正故其田君上上為第一等但地狹而人  
少故其賦只君中下為六等

厥貢惟球琳琅玕

雍州所產的有球琳王之美者也可為珪璋之用有瑯玕石之美似  
珠者也可為冠冕之飾故制以為貢焉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有二其西北境河見于積石經流于龍門故貢賦之來則  
浮舟于積石之河北行東轉南向至于龍門入其冀州之西河直達  
都其西南境渭入于河漆沮自北注于渭涇水東注于渭澧水自  
注于渭故貢賦之來或由乎澧涇或由乎漆沮皆會于渭水之北

至渭北則可以達帝都各從其便也

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此言其東北境也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為石非河之源乃河所經也會亭渭水蓋水北曰渭之北也與上渭水不同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亭渭水之北而入河○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在古為通舟轉輸之道唐虞聲教暨于朔南故冀之北垂遠出河外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斥奪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為匈奴所據漢武帝踰河開朔方漢人謂之北河唐即其地築三受降城宋時為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衝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

之則弱歷代知其為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為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邢昺之奏疑積石至龍門二千里難以通舟以後世之迹質之于經多所不合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觀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豈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耶曰浮曰至豈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耶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禹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球琳琅玕之貢而已獸有皮製之為裘可以為風寒之備獸有毛織之為衣可以為溫煖之需貢此者其國曰崑崙曰析支曰渠搜這三國本是西方戎落今已順服我中國之



化與三苗同其不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理雍州的事  
此見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這三國都在西番  
地面所以總謂之西戎此條錯簡當在厥真條下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  
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所出入的去  
處故禹先從雍州岍山導起東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  
其間不但河之經于雍州者無所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澧漆沮并  
納之入渭皆有次第矣雍州功畢禹乃過于龍門之西河到冀州地  
方自北而南治漳口所以殺河勢也又南而至雷首以至于太岳為

汾水所經又自南而東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為濟水所出者亦因  
而治之又自東而北治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  
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漳沁恒衛等水皆有歸向矣禹導大  
河北境諸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下四條皆是記禹導山的事上面九州中雖已具而此復言之  
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出所治山川首尾其山川之  
見于九州者經也見于後導山水各條者緯也雖有導山水之  
異其實隨山本為治水故以導為文蓋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  
之勢未有不因于山者江在南河在北分為二又於二之中又分  
為北條大河之北境大河之南境南條江漢之北境江漢之南境

論縱勢則先北而南論橫勢則皆自西而東此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禹導山始此至岐至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沂之入渭皆在所經矣逾字指禹言不可以逾河入海對逾龍門之西向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而入而壺口當其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雷首山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堯都在焉大岳汾水所經底柱山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傳禹鑿山為三門以通之析城山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山山狀如屋濟水所出太行連亘數州為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恒山即北嶽碣石山正當河水入海之處史臣歷敘衆山而繼之以入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

得其道以歸于海也大抵此節自道岍及岐至于荆山者是記其自西而東也自壺口雷首至于大岳者是記其自北而南也自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者是記其自南而東也自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者是記其自東而北也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淮諸水所出入的未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東歷朱圉鳥鼠又轉而之南以至於太華則凡恒衛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雍州之功既畢由是到豫州地方自熊耳導起東歷外方桐柏又轉而之南以至於陪尾則凡

伊洛淮等水出於諸山者可治矣禹導大河南境之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不言導者蒙導河之文至蟠家乃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天華皆雍州山熊耳至崑崙皆豫州山山川之脈絡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西傾山乃桓水所出鳥鼠山乃渭水所經太華山即西嶽以西有少華山故此以天為名熊耳山洛水所經與導洛節不同外方山即中嶽嵩山伊水所經桐柏山乃淮水所出凡舉山名皆為治泉故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也

導蟠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北境之山漢水發源于梁州之蟠家山經流于荆山之荆山內方諸山至大別而入江禹則導蟠家以濬其源至于荆山內方大別以引其流則漢水於是乎入江矣其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蟠家梁州山漢水所出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入江之處皆荆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南境之山乃治江水的事江水發源于岷山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里衡山九江敷淺原皆江水所經故

禹從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以通江水之上流又渡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以通江水之下流上下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其施功于南條南境者如此以上都是導山的事

此導南條南境之山也江發源于岷山而衡山在其上流九江會諸水與江相連為江水之經始也敷淺原即廬山其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與衡山俱為江之下流自岷山導之至此其勢自然順流入海矣此節包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彭蠡既豬等事不言導者亦蒙上文也前逾于河與此過九江皆指禹言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一節是記禹導弱水的事凡水皆能載而東流惟弱水獨弱而西流禹順其性而導之至於合黎其餘波西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

此下九條皆是記禹導水的事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界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東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曰江淮河濟瀆者獨也以其獨達于海也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按導山導水只是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者水所至也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黑水的事凡水皆清惟黑水獨黑而且南流禹亦順其性而導之至于三危流于南海而黑水治矣

黑水出雍之西汾關山而南入于南海為雍梁二州之西界黑水解見梁州三危解見雍州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河的事黃河之源出于外夷西域崑崙至中國積石之山乃見其處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在山峽中行其流迅疾而

時有壅滯乃疏鑿其險阻以至於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濶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山之陰自南折而東流復在險處至于底柱山又東至于孟津之地又東過洛水交流的去處至于大伾山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而北流過于洛水至于冀州之大陸自大陸而北到石州地方地曠土疎河尤易決禹乃播之為九河以分其力而殺其勢然後合為逆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

河源出外夷入中國至積石二千餘里此記其施功始于積石非記其源也河在積石之間轉而東北流凡三百餘里而湟水入之東北于二百餘里過賀蘭山又北流過受降城始南流二千五百餘里至龍門大抵盤東山峽之間于數百里禹戴壺口治

梁岐皆為黃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龍門之河自高而下奔放傾瀉南河三百里至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折而東流為冀南河凡三百里至于底柱壅河中流鑿三門以通之又東三百餘里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故謂之孟津東百里過鞏縣洛水入焉各為洛水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大伾山此冀之東河也又北五百餘里至今冀州洛水入焉又北二三百里為大陸其間平地土盆疏水益善潰故不得不分之而為九其合之則為逆河以潮至而水逆流故以為各一折而為九所以分其勢九合而為一所以統其歸也此見導河始干雍經于冀豫而終入海于兗也○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崑崙史記張騫使西域至于真

知河源所在其山多產玉石武帝按圖書名之曰崑崙唐薛元辨使吐蕃得河源于悶磨黎石山後世皆祖二說莫知其非至元世祖遣學士都實佩金虎符往乃得之于工魯番朵甘思南曰星宿海以在四山之間有泉近百匯而為海望之若星宿故名其地在中國西南四川馬湖之西三千餘里此正脉也自禹之後河不為患者千餘年至周定主時河始決漢時決頓丘漸徙而南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宋熙寧中河大決澶州北流遂絕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渦河本朝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又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合淮以河之鉅且悍惟一淮以為之安欲使無衝激潰敗其勢自難然古之

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本朝用以通漕欲兼資其利時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紛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漢水的事漾水出嶓冢山禹自此山導之濬其源也自嶓冢東流方叫做漢水又東流叫做滄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而南流合于江入江之後又東流停蓄周迴而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北江順流入海而漢水治矣

漢水有二源東源出秦州之嶓冢始出為漾二水南流為沔至漢中東流為漢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

浪水水之經歷隨地得名曰為漢為滄浪者言即漾水之為非有

他水也三澨曰過者三澨水而漾水大也曰入江者漾水小而江大也東匯為彭蠡者漾既入江

復東聚而為彭蠡也東為北江者漾既聚為彭蠡復東出而為北江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江水的事江水出岷山禹自此導之濬其源也自岷山東流叫做沱水又東流至澧水遂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向迤迤而行北會漢水而同匯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中江順流入海而江水治矣

江至成都諸源既盛遂分為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

受青衣大度馬湖諸水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  
東注于澧澧水名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  
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更之也九江荊州之水東陵荆  
州之地蟠冢導涿岷山導江卽梁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匯澤  
爲彭蒙卽楊州所謂彭蠡既豬也江漢皆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  
入海于楊故禹導之自梁而荆而楊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這一節記禹導濟水的事濟水性既沈下而力又勁疾常從地中穿  
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順其性而導之其發源初見在

王屋山頂崖下叫做沅水由是伏流地中湧出二源合流而東叫做  
濟水這又是一見自此入于河伏流河中溢出而爲滎水這又是一  
見又與河竝行東湧出于陶丘之北這又是一見自此遂不復伏又  
東至于荷澤又東北會于汶水又北東入于海而濟水治矣

此導濟水也濟之初出于王屋其泉源爲沅東流至濟源縣湧出  
二源合流爲一方謂之濟到温縣號公臺入河竝流十數里而南  
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濟水既入河與河相亂  
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也自陶丘之出不復伏  
而東至于河東北會汶以入海此皆古濟之道也沅水經豫兗之  
境而入海于青其流至爲勁疾禹之導之亦因其伏見之勢而順



其脉絡之次焉耳

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淮水的事淮水出于胎簪山至桐柏山而始大故禹導淮自桐柏始由是東流會于泗沂二水又東流而入于海而淮水治矣

桐柏乃淮水所經為患始大故從此施功也會于泗沂者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甚近故連言之入海在今淮浦

道漕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這一節記禹導漕水的事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北其發源甚微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東流會于澧水又東流會于涇水又東

流過于漆沮二水自此順流而入于河而渭水治矣

此道漕水鳥鼠同穴或以為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為名會于

澧即雍州所謂澧水攸同也會于涇即雍州所謂涇屬漕水也過

漆沮所謂漆沮既從也前是分記此是直敘其源流

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這一節是記禹道洛水的事洛水出冢嶺山與熊耳山相近其發源尚微故禹只自熊耳山導之東北流會于澗水瀍水又東流會于伊水又東北順流而入于河而洛水治矣

此道洛水也洛水出陝西商州之冢嶺熊耳即在其南故禹於此

導之與西傾節不同源雖在雍州而流在豫州之境入河所謂伊

洛瀝澗既入于河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史臣說大禹導山則窮其脉絡導水則順其源流勤勞八年施功既  
畢所以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里而為四隩之宅昔  
皆墊溺今則險阻盡遠已可定居高而為九州之山昔皆草木蔽塞  
今則斬木通道已可祭告流而為九州之川濬滌已通無有壅滯止  
而為九州之澤陂障已固不復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無不  
會同而各有所歸矣九州的水土又豈有一處之不平治者哉  
此總結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四句四隩既宅言宅結置懷  
底績降在宅王事也九山刊旅言山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

祭告結岷嶓既藝蔡家荆岐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結既從既道  
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言澤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也又言  
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為歸是無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二壤成賦中邦

史臣說水是五行之首百貨之源往時洪水橫流六府豈能修治今  
水患既去地利可興水土金木土穀六件皆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貢  
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的庶土有高下肥瘠之  
不同則交相參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  
通貢的有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之財盡地  
之力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的土穀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

書曰經傳義會解 卷之三

經傳義會解 卷之三

則皆爲之品節辨其孰爲上等孰爲中等孰爲下等由是隨其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最厚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取下無重斂皆有成規而不可變焉聖人經國之制其周密如此此亦總結上文見九州土田貢賦所由定也蓋天下之大害旣息則天下之大利以興地平天成故六府無不修治六府旣修則可以因地之利而經國之用矣交正者合土之肥瘠高下而正之辨諸州所出之物而又何者爲良也底慎者因地而取其有因物而取其良常得者爲歲貢偶得者爲錫貢也咸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定其等也成賦者謂一成而不可易隨高下以納而正歲者爲常間歲者爲錯也定貢賦者經國之義而曰底慎曰成賦則爲民

之仁寓于其中矣

錫土姓

水土旣平疆域旣定禹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土地使他立國以守其社稷或分爲男邦或分爲侯邦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錫之姓氏使他立宗以保其子孫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無非欲其爲國家之藩屏以共保乎成之績耳

此修封建之法也水土旣平後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錫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蓋虞制初不如此封建之來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如此

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祇咨德先不距朕行

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然其心不矜不伐猶自敘說當此治定功成之特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之人自然傾心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欲以敬德化民如此

此二句或禹所嘗言記之於此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德當及講曰台曰朕皆禹自稱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可知不距內兼臣民說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采

這一條是定甸服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禹則制為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內百里去王畿最近其賦則連稻木的菴種都納朝廷菴稻可以供廩祿草可以充芻秣也第二百里次近王畿只割禾生稂納之第三百里亦近王畿則去稂上的粗皮納之然此三百里內都是近地不但納總銍秸而已或有輸將之事如搬運糧草等項仍使他服勞而兼力役之征焉自是以外第四百里去王畿漸遠惟去其穗而納穀第五百里王畿尤遠則去其殼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

亦不使之服輸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如此

此下五節乃疆理天下之事蓋敬德以先天下固可以必教化之行而非弼成五服亦無以行其教化也此節分甸服為五等甸服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惟取田賦以充國家之用也納總銓結而又曰服者以其地近而又兼力役之征也四百里外不言服者以其地遠故但有粟米之征而免其輸將也蓋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聖人制國用節民力曲盡如此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這一條是定侯服之制禹於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侯服以其皆侯國之事故叫做侯服侯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百里定做

卿大夫的采邑外四面第二百里定做男爵的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的大國次國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其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者如此

侯服在甸服之外者封建諸侯以屏衛王畿也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二也采者卿大夫食邑古時食祿者各有分地取其地之所入以為常祿男邦諸侯以刻爵言言男則子在其中言諸侯則公與伯在其中要見安內禦外之意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這一條是定綏服之制禹於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綏服以其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故叫做綏服綏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

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嚴華夏之辨故於內尚三百里則酌量揆度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有道之日教化可興故以脩內治為務也於外尚二百里則鼓舞奮揚訓以卒伍軍師之法蓋安寧無事之時人心易弛故以防外患為急也其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曰綏服者內以安中國外以安邊境也二百里內密邇甸侯治之當用文也故曰揆文教外二百里漸迫蠻荒治之當用武也故曰奮武衛內非全無武衛但以文教為主外非全無文教但以武衛為主耳夫有文教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有武衛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此聖人有取于綏服之義也未繳綏字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這一條是定要服之制禹於綏服外四尚又各五百里制為要服以其夫王畿已遠法制簡卑稍示約束而已故叫做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尚三百里處那夷人各隨其俗而羈縻之外尚二百里則安置那罪人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其分要服五百里而為要服如要服在綏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外二百里皆夷狄也放罪人於此者所以別之於羣狄之流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一條是定荒服之制禹於要服外四尚又各五百里制為荒服以

其去王畿尤遠都是荒野的去處故叫做荒服荒服之制何如內面  
三百里聽與蠻人居住其法比諸夷又畧矣外面二百里把那重罪  
的人流放於此其法比諸祭又重矣其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三等者此  
蠻夷荒遠之地田里不井人民不君故謂之荒服曰蠻者頑慢弗  
率又其於夷也外二百里亦皆蠻貊之地流比於放則又為遠矣  
蓋五服之地以漸而遠而聖人治之亦以漸而畧治中國則法度  
宜詳治之以必治也治列夷則法度宜畧治之以不治也聖人疆  
理之制如此

東斷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

這一節是總敘大禹之成功禹定五服地方雖止五千里然其風聲  
教化之所及則有不止於此者東邊則漸漬到東海西邊則覆被至  
流沙北邊南邊則所及尤遠不可以地限量這風聲教化盡訖于四  
海之內而無遠不至如此大禹治水之功既成於是用玄圭為質獻  
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主必用玄者所以象水色之黑也夫  
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時禹不惟能平治水土以救一時之患而  
必於經制悉備德教四達然後告成於君真可謂萬世之大忠矣此  
其所以獨冠虞廷之功而卒開有夏之業也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也蓋地平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  
周有法制以維持之有祇德以率先之故聲教四訖如此也東西

近故以漸被言南北遠故以暨言聲教流于四海則總言之也錫以圭所以表奉上之誠圭以玄所以象治平之事告厥成功以平水土定田賦建諸侯弼五服事講之以見治平之所由一以見受命之無負也

甘誓

此篇記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做甘誓。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無不備故聖人著之經為萬世法。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臣記夏王啓繼禹即位是時有禰諸侯有扈氏所為不道王乃親

率六軍往正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於其國之  
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召六軍之師而誓戒之

甘是有扈之南郊地名書曰大戰于甘所以著有扈不臣之罪書曰乃召六卿所以表啓得命將之權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是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夏王啓將發誓辭先歎息說爾六卿及有事于六軍的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於天道切於民生有國家者所當敬順的有扈氏乃濫用五材不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一歲之首月謂之三正乃頒自朝廷邦國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



茂視王朝不奉正朔而怠慢廢棄之其悖亂不臣如此因此獲罪于天用降以大罰勦絕其命今我躬率天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罪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上言吳卿此言六事之人者大卿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總呼之下左右與御皆在內五行關係至重威侮有恃強不率之意見其不順天時夏以建寅為正然從前代子丑寅迭建而來故正朔謂之正怠棄有傲慢廢棄之意見其不奉正朔總是以此二事正其罪也威侮五行則必過取其民故曰虐下怠棄三正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上此是言討叛伐罪之意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女不恭命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人居左主射一人居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故夏王啓之伐有扈氏誓戒眾軍士說道爾在車左主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若不治於左而於射敵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於左矣在車右主擊刺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若不治於右而於擊刺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於右矣在車中主馬馳驅的人宜專心御馬求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於馳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敬我之命於中矣

三平者曰射曰刺曰御則車戰之法盡之矣曰左曰右曰中則車

戰之人盡之矣呼其人而各責其事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急也。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於萬乘皆有是三人御者與射刺者相應如一人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先王之兵法也

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夏主啓戒誓將士既終又明示賞罰以激勵之說道行軍的號令既

已丁寧而告戒矣汝眾將士若能遵後我的命令克敵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大小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賚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我的命令以致廢事我則即時論罪戮之於軍中太社之前不但誅及其身將併其妻子而俱戮之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軍令既定決不汝欺汝等可不恭聽予之命哉

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欲眾士之用命也用命不用命指上左右御三者言之于祖于社示賞戮之不敢專亦陽舒陰慘之意也要見至公至速意

五子之歌

這是記夏主太康之第五人因太康逸遊失國乃作為詩歌以發

其憂愁嗟怨之意故叫做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句弗友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史臣敘說夏王太康嗣位二十九年不理國家政務徒有入君的名而不行入君的事實如祭祀之乃一般只好為放逸豫樂的事以致喪滅其德肆為暴虐因此天下黎民不安其生都有離叛之心太康乃猶不知省改安於逸樂無有節度遠出畋獵於洛水之外至於一自日猶不回還於是其窮之君名羿者素懷不臣之心至此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距阻太康於大河之南不使之歸國尸位虛下句即尸位之實逸豫則怠勝故滅其德黎民咸貳者

厥心違怨厥口咀咒盤遊對逸豫看皆重上二字豫而曰逸則過其節矣遊而曰盤則安而不知止矣夫民心咸貳其勢甚危而彼反以遊畋為安欲無害得乎有洛之外則甚遠十句弗返則甚久二句是盤遊無度之實也因民弗忍因字是重責太康之詞蓋羿雖效雉不有所因則不能發太康滅德失民故羿得而乘之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太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畋于洛表之時他有五個兄弟都隨侍其母從太康渡河而南因太康打獵失遠追之不及乃在洛水之北待之既而太康十句弗

詩經卷之五 五子之歌

返身距之于河不得歸國五子見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都憂愁嗟怨推究禍亂根源皆由于太康荒棄了祖訓於是述太禹所垂的訓戒衍爲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紆其悒鬱無聊之氣予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難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德實以垂萬世之鑒戒也

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御其母以從從字猶追字意謂從其後以追之也後于洛之汭者追之不及遂於此而俟其反也惟太康盤遊而不返五子俟之而未至故皆痛危亡之將及離散之難保而作爲詩歌也○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爲子孫萬世慮至爲深遠都有謨訓以教戒後人故太康失國則述太禹垂後之戒太甲不

惠伊尹則舉成湯風俗之訓誠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五子之歌第十章說道昔我皇祖太禹垂訓有言人君與下民勢之相隔雖有尊卑情之相須實猶一體只可以其情而親近之凡百姓的飢寒困苦須時時體念視之如傷保之如子纔是君民一體之意的若恣意極欲肆于民上把百姓的休戚利害都看得與己不相關涉這等便是下民爲人上者切不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小民雖至卑至微却是邦國的根本譬如房屋之有基址一般必須以仁恩固結其心使他愛戴歸往譬如房屋基址堅固了然後邦國安寧而無傾危之患若人心既離根本不固則國雖富強終亦必亡而已此

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也

民可近二句言當以情親之而使之合不當以勢疎之而使之離也民惟邦本二句是推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故當一氣說此皆皇祖之訓乃得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之心法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稟乎君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五子既述皇祖太禹之訓又言人君處崇高之位執生殺予奪之權都說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至神能戴其上而亦能叛其上我看天下之民莫說億兆之眾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輕忽若失其心一個個都能勝我所以為人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

有差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于民況以一人之身積愆累咎至于再

三則民心自然怨咨不必待其明白彰著而後知也夫事皆自微而至著故為君的須於事幾未嘗形見之時節預先圖謀更改乃可以固結人心潛消禍亂耳故我居位而臨兆民深以危亡為懼凜凜然如以湯斷之朽索而馭易驚之六馬常恐其不免于傾危也夫以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怠荒而不敬乎

此言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以申結祖訓之意也一能勝予一字作替字看一人三失即推所以能勝予之意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予臨二句言多失之君臨勝予之民如朽索之馭六馬必至于斷絕而驚駭也奈何不敬是歸咎之辭作已然看惟

不敬以至於此雖欲本固邦寧其可得哉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五子之歌第二章說道我皇祖太禹之訓有言人之嗜欲無窮貴享節之以禮若不能以禮節之而縱其情之所欲鮮不至於損德妨政矣如耽好女色恣情越禮是謂內作色荒馳騁田獵遠出無度是謂外作禽荒沉酣旨酒而不知節溺情音樂而不知止竭不貲之費以高峻其屋宇極彩色之麗以雕飾其牆壁這六件事為入君的不必件件都有纔足以亡國但只有一件亦未有不至於敗國喪身者如好色則為色所迷好酒則為酒所困好田獵則耽于逸遊而妨政

設事好宮室則溺於土木而耗財害民縱欲敗度之事雖不同其為亡國則一而已矣祖訓垂戒如此今乃盤遊無度正犯禽荒一事雖欲不亡得乎

六者皆人情所不能無然或失之太過則必至於敗度而亡國一字或字重看曰有一於此以見不必多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一而不亡者蓋指太康犯禽荒之戒故至亡國也

其三曰惟此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五子之歌第三章說道我夏后氏之建都於此冀州地方蓋自帝堯陶唐氏始先時帝堯以文武聖神之德繼天立極而為天子一傳而至帝舜再傳而至我祖太禹三聖人皆授守一道奉天子民故能據

此形勝之地建皇極以綏四方天下臣民莫不歸往今乃逸豫滅德  
凡刑賞予奪一任自己意思全不遵舊章成憲把大綱小紀都錯亂  
了以致政壞于上民怨于下逆臣乘之遂至竊國而陶唐以來相傳  
的基業遂至滅亡矣是可傷也

此以古今對言是傷今思古之意首二句主禹而言曰陶唐者推  
本言之也要見授守一道意以君統有四海而曰冀方者舉中以  
包外也道即堯舜禹相傳之道紀綱即道之所寓者失道而亂其  
紀綱所以不能保此冀方也禹以道得之只在儆戒太康以失道  
失之只在逸豫敬肆之間興亡之所由判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右和鈞王

府則有荒陬厥緒覆祭絕祀

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太禹以明明之德昭臨萬邦萬邦之民莫  
不仰其盛德戴以為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敢廢墜  
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為世守不但國家的大政務俱一  
一具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  
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纖悉備具  
其為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亡也哉奈之何為後人  
者逸豫滅德盤遊無度把祖宗傳來的統緒一旦荒蕪廢墜以致威  
柄下移姦雄僭竊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明明我祖言其德之盛萬邦之君言其業之廣二句串說典則如

詩經卷之四十五 五子之歌 第五

政教禮樂祿位貢賦之屬以其經常不易謂之典以其中正有準  
謂之則品式具備樞機周密以貽之子孫此制度之大者治天下  
之本也關則通行而輕重不至於失當和則兩平而強弱不得以  
相爭是鈞石之設乃制度之小者治天下之末也兼而有之可以  
知其慮後之詳且遠矣荒廢厥緒兼德業法度說與上節亂其紀  
綱同覆宗絕祀者天下失則宗祀絕矣與上乃底滅亡同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曠依鬱陶乎予心  
顏厚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子之歌第五章歎息說道天子以四海為家國者予之所歸也今  
既以逸遊失國遠竄他方舊都又被強臣占據了進退無路德皇四

顧將何所歸乎此予懷之所以悲傷也如今黎民咸貳萬姓都以我  
為怨讐眾叛親離無復有一人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  
故我哀思之情鬱結于中而不可釋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慚之狀發  
于心徵于色而不容掩事勢窮蹙一至于此推原其故只因丑于治  
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  
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  
恐懼脩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五子之  
歌至此其聲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  
天子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居則國非我之國矣天子一民莫  
非其臣今無人可依則民非我之民矣此予之所以哀思而實有



愧也弗慎厥德即逸豫滅德盤遊無度也此二句又總歸歎之詞  
胤征

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誓戒將士的說話  
故名曰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  
后承王命徂征

史臣敘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正四海之初  
以胤侯為賢命他掌管六師以收羿之兵權焉當時諸侯有羲和者  
以世掌天文為職乃墮廢其職業是時有日蝕之變羲和也不素聞  
救護惟貪飲酒而荒迷于私邑此其黨弊濟惡之尤者也仲康乃命

胤侯征之而胤侯遂承王命將六師以往征焉所以翦羿之羽翼也  
上二句言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見仲康得討罪之權下四句  
言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見胤侯得敵愾之義命胤侯者收羿  
之權也征羲和者收羿之黨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  
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胤侯奉王命以征羲和誓戒于眾說道爾眾將士欲知羲和之有罪  
當觀大禹之訓辭昔古先王著為謨訓垂示子孫他的言語句句明  
白都有徵驗用之可以安定國家保守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  
世君臣所當遵守者也謨訓之詞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固無不至

一有天戒便能恐懼修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變異不敢  
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依常法而行不  
敢違越至于百官但有一命之寄的又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不  
敢懈怠夫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其  
所以為君的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日月照  
臨一般豈不為明明之后哉禹之謨訓如此今義和乃忽于日食之  
變不以上聞不惟自棄其常憲且使為君者不知有天戒之可畏其  
罪大矣天討之加豈容已乎

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說定  
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久以之修政則

業可大真足以保安邦國也先主以下節謨訓以德政貫講天戒  
以災禍變異說克謹者為懼脩省以脩德行政思所以消變異也  
臣人指輔弼大臣說克有常憲者奉法脩職輔君脩德行政以消  
變異也百官泛指在朝之臣脩輔者亦輔君脩德行政也蓋自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出災異以譴告者曰天戒自大臣之變理陰陽  
佐人君以回天者曰常憲克謹于上者君以天之心為心也文脩  
于下者臣以君之心為心也先主之所以德政益脩而為明明之  
后者以此今日食之變正人君克謹之時而義和不言則是不宥  
常憲不肯脩輔矣此其所以可誅也

每歲孟春適人以采鑠狗于路官飾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

不恭邦有常刑

亂侯戒諭將士說先生既昭示謨訓垂戒後人又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故於每歲孟春之月遣宣令的道人搖着木鐸傳示于道路說道凡我百官有司雖職任不同都有輔君承天之責者自今以往若遇君上有過差便當直言以相規正不可唯唯諾諾緘嘿取容至於百工技藝的人亦要因事納忠如淫巧之技足以蕩上心虧國用者各執其所司之事隨時諫止這纔是人臣恭敬君上的道理設或為官師者不能盡忠以相規為百工者不知隨事以進諫似這等諛佞不恭的人我國家自有一定的刑法在所不赦爾大小臣工可不戒哉夫不恭猶有常刑而况違命曠官如羲和者其罪蓋不容誅矣

上言聖人之訓此言聖人之命兩平說孟春以歲事一新之始故人君亦欲聽善改過以起維新之治也道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即所宣之詞也官師只作一人有職必有道規諫俱以德政講蓋君或有一德之虧一政之失則為之官師者必交互以規正之則官師能供其職矣工執藝事以諫就藝上說言人君或作奇巧縱逸欲而有害于德政為百工者執所司之事以諫正之則百工能恭其事矣不恭指不能規諫而言聖人之命致嚴于不恭者如此則羲和之罪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醉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鼗鼓雷天馳庚人走羲和尸厥官

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胤侯聲言羲和的罪說道我先聖之謨訓既一謹于天戒而其法令又致嚴于不恭如此大小臣士孰敢不敬畏遵承各供其職哉惟是羲和乃取顛倒覆敗其德沈溺昏亂于酒心志既迷故違叛所掌的職業而不修離去其所居的位次而不顧他先人從堯以來世掌天文未嘗紊亂到他身上始失于占步擾亂于天紀而遠棄其所司之事如頃者季秋九月朔日月到交會的所在其行度不相和輯日被月掩而虧蝕于房宿之間天變如此天子方恐懼于上與羣臣同時救護此中使官奏說嗚呼小臣疾忙馳驅度人之在官者亦皆奔

走無不敬謹趨事以行救護之禮羲和係專掌天文的官却全不以為事尸居其位恰似無所聞知的一般其昏迷于天象一至于此是乃于犯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的政典上明明開載說道曆官職業掌管天文凡一應象緯節氣都要仔細推算以敬承天道若是推算不精占候差錯或失于太早纔先了時候其罪當殺無赦或失于太遲蹉過了時候其罪也當殺無赦凡此皆不敬天道不恭君命者故先王必誅而不赦也夫占步差錯者猶不免于誅今羲和乃昏迷天象而於日食若罔聞知則其罪又豈可赦乎此我之所以奉王命而徂征也

此正羲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顛覆厥德二句是言群官離次之

由倭擾天紀二句又著群官離次之實季秋以下又詳言以見其實也日食之變正天戒所在不特君之克謹于上臣之守法于下而已雖警者與齊夫庶人皆相與救日如此其急也羲和專掌其事者乃若罔聞知豈不于犯先王之誅哉政典二句又引言以見羲和之所于者後時之誅也○昏迷雖從縱酒實有故意黨惡意蓋日食之變其占為臣犯君蔽而不言其謀叵測此其所以可誅也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胤侯既歷數羲和之罪乃戒眾說羲和倭擾天紀昏迷天象稽諸政典乃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爾六軍眾士奉將天威明致其罰此

乃王家公事天子威命所在不可忽也爾眾士皆當奮其忠勇戮力王室庶幾轉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王靈震赫國典明彰而罪人得以逃其罰可也

此勉其武勇也以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罰者見羲和之罪固天所當罰也同力即一心力之謂尚弼以將士之輔已言欽承以自已之奉君言

火炎食商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胤侯誓眾說我今奉命征討羲和爾眾固當同力王室恭行天討至于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縱于殺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

乎就如山上有石一般若猛火焚燒崑岡則不分玉石皆為煨  
燼矣今師旅之興雖以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槩誅戮而有過逸  
之德則其為酷烈更有甚于猛火者我今行師只將首惡的人殄滅  
不宥其餘脅從之黨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一切開釋不問至于舊  
染汙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咸赦除之使他皆得以改過自新如  
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無辜不致濫及庶幾情法兩盡仁義並行無  
忝王者之師矣爾眾士可不慎哉

上既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首二句是說諭之詞逸德乃過逸  
之德指誅戮大甚而言渠魁指義和脅從是迫於不得已迹雖惡  
而心則善是一寺人獲身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

等入殲渠魁者誅惡之義也罔治惟新者有善之仁也此所以  
王者之師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胤侯誓眾將畢乃歎息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焉若使行  
師之際為將者能一斷以法而不牽于情有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  
常勝乎其愛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爭先戰必勝而攻  
必取信能濟國家之大事矣若徒事姑息而徇情廢法當誅不誅當  
斷不斷使愛常勝乎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怠玩退縮戰必敗  
而攻必走決然不可以成功矣是可見嚴明乃成功之本姑息實致  
敗之機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愛矣爾眾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

畏哉  
恐不可待勉力戒懼以共有濟可也否則戮及爾身決不汝貸可不

此以軍法勵衆士也首二句泛言用兵之道以見不用命者不得  
不誅之意末二句正是勉其用命也命節上二節之命懋戒者同  
心二方能弼承天子之威命誅惡宥善不蹈于天吏之逸德有武  
勇之功而無濫殺之失也

書經講義會編夏書三卷終

